



守 在常山路那棵梧桐树下时,她已76岁。脸上皱纹像是被岁月细细揉搓过的棉线,头发白如霜草,耳朵有些背,腿脚也不大利索,走路微微蹒跚。可精气神却格外好,坐小摊边凳上,脸上洋溢着阳光般温暖。

不远处,有家水产门市,各类副食齐全,那是她女儿女婿经营的店铺,多年下来,早已成这一带人流不绝的老店。

而她,就在店门旁梧桐树下卖亲手做的布鞋。

她被称作“布鞋老人”。

布鞋“引力”

去年“六一”,我路过常山路,此时梧桐树早已枝繁叶茂,蝉声在叶间悠悠鸣唱。树荫下小摊上,整整齐齐摆着各式手工布鞋,虎头鞋、绣花鞋……针脚细密,模样灵动。这哪里是卖鞋,分明是展出一件件手工制作的艺术品。

“阿姨,您的手真巧。”

“不巧,干了一辈子,熟了。”

我俯身给小孙子挑一双条绒蓝布童鞋,鞋底厚实,是一针一线纳出来的。这样的布鞋,母亲也曾为我们、为我的孩子做过。

不时有路人停下,摸摸鞋面,掂掂鞋底,啧啧赞叹。有人问价,有人试穿,也有人只站在那儿望望卖鞋老人,再望望树影里漏下的光斑,仿佛一瞬间回到20世纪70年代。如今,穿布鞋成时尚,就像五谷杂粮重回餐桌。我在她摊前停留许久。

临走,我们互留电话。她的身影一直留在我心里。今年再见她时,她正戴着老花镜在一个本子上专注写字。我凑近去看,只见纸上工整地抄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字迹苍劲有力,一笔一画都像在讲述一段段往事。

党员徽章

她果然不是“一般人”,身上有满满的故事。

有一回,街道管理人员规范路边摊位时,工作人员抬头看到她胸前那枚共产党员徽章时,便问:“您是党员?”她朗声答:“我是50多年的老党员了,我和新中国年龄差不多大。”每逢集市里日,她都会骑电动三轮从村里赶来,在梧桐树下支块木板,把那些工艺品似的布鞋一双双摆好。

她说:“没人时容易犯困,写写字不困。”闲下来,她就爱写点过去的事。我翻看她的本,上面记着元氏县过去26个乡镇名、上百条歇后语,还有各种“四大”俗语……

她笑着说:“这都是传下来的。”

我指着“四大好听”问她,她随口就念出:撕绸缎、摔碗碗、新媳妇说话、鸟叫唤。

每当她摆摊,都有人来和她聊天,听她讲布鞋……

好老师

“布鞋老人”叫王贞素,1950年生,娘家元氏县小孔村,婆家寺庄村。

小时候,她聪明好学,成绩名列前茅,可家里姊妹多、条件差,高小毕业后

不得不辍学。她的名字本来是“王争素”,身份证上把“争”字错写成“贞”。在那个年代,“争素”这个名字寓意是既有争先进积极向上,又有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在水产门市的女儿说:“俺娘要是能一直上学,准能考上大学,到现在还是喜欢读书。”仅凭高小学历,她被招入寺庄村小学任教。从1970年到1974年,短短4年多,留下了一辈子“好老师”名声。她教过的学生,有不少走上重要岗位,至今仍结伴来看她。

当教师时,她教学有一套,常带学生去村外桃园上课,称“露天教学”。孩子们在大自然中心情愉悦,学得也起劲。她教朗读,要求学生按标点符号断句,“逗号停半拍,句号停一拍,问号要扬眉读”,有顿挫、有语气、有情感,班上没有一个学生拖长腔念课文,她的课堂如淙淙山泉,生动活泼。她带学生去春游,看绿油油的麦田、看柳树冒出的新芽……回来就让学生写作文。

她带的班级成绩在全公社名列第二,仅次于工兵团子弟学校。当年,所在学区曾组织30多名教师来听她的示范课。

她干一行爱一行,很快成为全公社标兵、全县教师榜样。

那时,她20出头,扎麻花辫,像一株挺拔的小白杨充满朝气。

第一副书记

真没想到,“布鞋老人”极具传奇,还是干部。

教学出名后,寺庄村大队调她去村委会工作。她不肯,因为舍不得讲台、舍不得学生。她活泼的性格天生适合做“孩子王”,看着学生一天天进步,她比谁都高兴。

1974年夏天,她刚放学回家,时任县委书记周欣已在家中等她。周书记肯定了她作为教师的贡献,也赞赏她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精神,并说让她去村委会工作,这是组织的安排。一句“组织的安排”,让她无法拒绝。16岁,她就主持社员大会;16岁,就写了入党申请书。1969年4月10日是她入党的日子,那年她18岁。

从那时起,她一直视为父母,听党的话。

她告别了学生,结束了短暂教学生涯。前些年,国家为民办教师算工龄,她一年也没多报。她说:“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

1974年,她24岁,担任寺庄村村委会第一副书记。她负责文教、组织,兼任妇女主任。称谓变了,职责变了,肩上担子更重了,对党的忠诚也更坚定。

她接的第一项任务是修路,上级给她100名女民兵。巾帼不让须眉,她带领姐妹们白天干,晚上加班,按时按量完成任务。路从寺庄村修到郭村,因是妇女修的路,故起名“三八路”。周书记亲自带队在“三八路”两旁栽下树苗。今天,路还在,树还在,虽比起宽阔的元赞路只是一条小路,但两旁的树木却已参天。

此外,她任组织委员期间发展了几十名党员,党员生活会定期召开,有时就在她家开,老伴儿也是党员,县里领导来了,地方不够坐,也去她家。家成

了支部,支部就是家。闲时,她自愿为乡亲理发,还写了一手好字,过年为村民写对联。她身兼宣传委员,购置全套乐器。她聪明,一学就会,学会了教大家。现在,她还会吹口琴、拉二胡。

一种精神

再遇见,“布鞋老人”依旧坐在梧桐树下的阳光里。

她的眼中有光,见到我如见老友,递来马扎让我坐。没有顾客时,她就给我讲她的布鞋,如何打夹纸,如何纳鞋底。布鞋是中国人的手艺,什么时候都不能丢。布鞋一针一线是慈母手中线。我静静倾听,似乎给了她动力。得知我老家是股村,她便讲股村与寺庄村的百年交情。

说起来,她做布鞋也是有渊源的。抗战年代,烽火连天,她姥姥家成了八路军的临时落脚点。那时物资匮乏,战士们的鞋常磨破,姥姥经常在夜晚就着微弱的灯光,捻线、纳鞋底、缝鞋帮,手指被针扎破也不停歇,母亲在一旁帮忙穿针引线。一双双结实的军鞋,带着掌心的温度送到战士手中,这不仅衣物,更是普通百姓与八路军心连着心、共抗外敌的温暖见证,也成了家里代代相传的珍贵故事。

她姊妹五个,在姑娘中,排行老大。她11岁起跟着母亲学做布鞋,一开始给3个妹妹做童鞋,长大一点,手有劲了,就纳大人的鞋底,承担起全家的布鞋任务。13岁学会了织布,个子小够不着,就站着织,一天能织一丈布。她在学校教学时,看到家境困难的同学,鞋被大拇指顶破,她从不多言,只是悄悄记下学生的鞋码。夜晚,她在灯下加班,将一个老师无私的爱缝进新布鞋里,默默送到同学手中。没有刻意的帮扶,只有用一针一线传递的善意。

在村委会工作,她也带着“营生”,只要有空闲,就手不离鞋。她做的鞋,不知接济了多少乡亲,这一双巧手,不知温暖了多少人。孙辈们都爱这个奶奶,姥姥,外甥女在一篇考试作文中,写道“姥姥巧手缝制的小书包,给自己带来童年的骄傲。”“姥姥是启蒙老师,指明了人生的方向。”……

发光的人

2022年,老伴儿去世后,她从悲痛中走出,再次开始做她的布鞋,并摆摊去卖。

儿童鞋的样式有20多种,一年能做几百双。成人鞋比较费工,纳鞋底就需要4个小时,加上打“夹纸”、做鞋帮,满打满算也要整两天,一年做80双。鞋垫卖得最多,这几年累计有1000双。在我的脚下,也踩着她做的鞋垫,

舒服又温暖。

中午了,从小摊对面走来了一位中年男人,是巷口馄饨店老板。他端着一碗热乎馄饨,轻轻放在她手边微笑着说:“大娘,趁热吃。”每次过集,老板都来送饭。

那一刻,阳光透过梧桐叶,洒在她银白的发丝和那枚党员徽章上,闪闪发光,梧桐叶哗哗鼓掌。这不只是个摊位,更像是个散发微光的驿站,摆的不是布鞋,而是被岁月浸润的甜。

在一个深秋的午后,我开车导航去了她家,因为她说过,家就在村委会旁边。那是一个带过堂的小院,她说,别看地方小,这也是圣地。在过堂的三轮车上,是她一箱箱的“宝贝”,屋里的布箩里是各种半成品。当屋最醒目的地方是一张毛主席像,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放着字典、辞典和书籍。

我特意送给她一个笔记本,在扉页写下一段话:岁月染白青丝,信仰从未褪色。致敬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热爱。

她接过本,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轻读。读罢,笑了,眼角皱纹轻轻漾开。她用那双粗糙温暖的手,紧紧握住我,连声说:“好,好!”

“布鞋老人”布鞋里细密的针线,是她对生活最朴素、最深切的热爱。新的时代,老有所为,老有所爱,一位老人在固守乡愁,她卖的不是布鞋,是时光标本,每双鞋都纳进历史和时代体温。

如今,每次路过那棵梧桐树,我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有时能看到她正低头纳鞋底,阳光为她的银发镀上金边,那专注的神情仿佛在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针线在她手中穿梭,不仅连接着布料,更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她的布鞋摊,成了这座小城一个独特的文化地标——这里贩卖的不仅是手艺,更是一种正在消逝的生活方式,一种属于老一辈人的坚韧与温情。

偶尔会有年轻人专门跑来,不是为了买鞋,而是想听听她的故事。她会拿出那个写满字的本子,如数家珍般地讲述每条歇后语背后的民间智慧,讲述“三八路”两旁树苗如何长成参天大树。在她的叙述中,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文字,而是有温度、有声音、有画面的鲜活记忆。

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曾握过教鞭、点过名册、握过锄头,如今依然飞针走线,不曾停歇。她说:“人这一辈子,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只要还能动,就要为社会发一点光,哪怕只是萤火虫那么大的光。”

是啊,她不就是一只萤火虫吗?在时代的变迁中,执着地散发着微弱却坚定的光芒,照亮了过往,也温暖着今天。



搬来这栋老居民楼已近半月,日子总像蒙着层薄灰。楼道里的声控灯时好时坏,厨房的抽油烟机偶尔会发出沉闷的嗡鸣,就连窗外的天空似乎都比其他地方矮了几分。我总想着等忙完这阵,就去买些绿植装点房间,可转眼又是深夜,第二天醒来依旧是匆匆洗漱,赶上班的循环节奏。

这天清晨,我难得醒得早,窗外的天刚泛出浅蓝。习惯性地伸手推开阳台窗户,目光往下扫时,忽然顿住——小区里一处不起眼的角落竟藏着一片热闹的“小花园”,各色花朵在晨光里舒展身姿,仿佛突然撞进眼里的小惊喜。

于是,我探出头来仔细观察,只见十几盆花草摆放得错落有致:月季仍在绽放,虽不如春夏时那般繁茂,但枝头那几朵倔强的粉色花瓣在秋日的微风里轻轻颤动,边缘那层淡淡的红晕恰似被秋阳吻过;绿萝依旧绿意盎然,顺着木架肆意攀爬,垂下来的藤蔓像是绿色的瀑布;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那几盆虎刺梅,深绿色的茎干上带着细密的小刺,却一点不显得凌厉,顶端缀着一簇簇红艳艳的花朵,红得像一束束火苗,又仿佛晚霞坠落凡间。

此时,一位老者正蹲在月季旁,穿着洁净的白衬衫,袖口卷到小臂,露出的皮肤上有几道浅浅的皱纹。他手里拿着小铲子,小心翼翼地给花盆松土,动作慢却稳,每一下都像是在跟花草低语。松完土,他又从旁边的水桶里舀出清水,手腕微倾,水流顺着花叶间的缝隙渗进土里,就连水珠滚落到花瓣上的模样,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吃过早饭,我特意绕到楼下,老者正坐在竹椅上休息。“大爷,您这花养得真好,早晨在楼上一眼就瞧见了,太好看了。”我笑着开口说道。他抬起头,眼角的皱纹挤成两道弯:“你是新搬来的吧?这些花呀我养了五六年了。每天看看花、松松土,日子就觉得充实。花草也是有灵性的,你好好待它们,它们就给你长精神。”说着,他指了指那盆玫瑰,“这花比较娇气,浇水得瞅准时机,不能太勤,也不能太干,跟照顾小孩似的。但它也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气息,花朵开了一茬再开一茬。生活和养花一样,只要把眼前的事儿做好,一切就有盼头。”

跟老者道别后,我慢慢走回楼上。打开家门瞬间,突然觉得屋里格外暗淡——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书桌上堆着没整理的书籍,沙发上搭着昨天换下的外套。之前总觉得是房子老旧才让人压抑,此刻才明白,是我自己把生活过得太“挤”了,挤得没心思看一眼窗外的花,没精力把房间收拾得亮堂些。我总想着等以后换个更大的房子,去远方看更美的花海,却忘了美好从来不是等出来的,而是藏在当下的每一处细节里。

随后的日子里,我每天早上都会推开窗户,看看楼下的花草,也买了两盆花草放在阳台,学着老者的样子,偶尔给它们浇浇水、松松土。房间也随着收拾妥当而渐渐亮堂起来,心情也舒展开来。原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找不到美好,是忘了停下脚步,推开那扇“窗”——美好从不在远方的花海,而在眼前的一缕风、一朵花,在我们愿意用心对待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里。



洁白,一尘不染
从遥远的天际
姗姗而来
清一色地盛开

像成熟的米粒
像无瑕的梨花
像天鹅的羽毛
在空中起舞翩跹

我搜索遍所有的词汇
找不出最恰当的形容
美,从皮肉到骨头
好一个冷艳的精灵
此时,儿时的冬天
在故乡,在千里之外
那场雪是否依在
岁月荏苒,换了容颜。



冬,裹着凛冽的寒意
将世界染成素白
屋檐下,冰棱垂落
三寸的晶莹,似时光凝固的剑

它悬在那儿,离人间烟火三寸
灶膛里的火,正暖着一家人的梦
母亲煮的粥,香气氤氲
父亲修着农具,叮叮当当

冰棱啊,你冷峻又纯净
却与这热闹隔着三寸
可我知道,这距离不生疏
是自然与生活的温柔对望

当暖阳轻抚,你悄然滴落
化作水,融入泥土
那三寸的隔阂,瞬间消散
原来,寒冷与温暖从未敌对
只是以独特姿态,共谱生命的歌

晴空万里,暮秋深色,这时节首都最亮丽的景色当属一片金黄的银杏,飘飘洒洒、随风起舞,最后落到湖心、草丛、街道、人肩……从树上的一抹金黄,转而成为深秋的万般美好。

虽然河北紧挨着北京,但平日无事我也很少进京。10月末,有机会来到北京,办完事已至午后,此时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何不去一趟天安门。

一缕阳光透过云层,洒向整条街道。午后的阳光正好,何不扫个共享单车,一路骑行,既可锻炼身体,也可尽享阳光、饱览沿途美景,岂不美哉。车铃叮当,微风习习。从国贸出发,沿着建国门外大街宽阔平坦的自行车道一路向西,路过建国门桥、古观象台,在车轮转动间感受首都的庄严与浪漫。当骑至建国门内大街,瞧见北侧豪华的北京国际饭店,心里不免有些向往,心想此生能否有机会去这里吃上一顿大餐?一阵铃声催促,把思绪拉回现实,到了东单,也就来到了长安街的东起点。

从东单到王府井这一段,东交民巷是北京有名的长胡同,保留着欧美风格建筑,同时也承载着中国近代外交史与民族抗争史的重要记忆。一路向西,满眼尽是繁华业态,王府井这条百年商业街包容古老商业文明,创立了许多闻名天下的中华老字号。



过往。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军机大臣张之洞上奏,建议在京城和全国各省会设立公共图书馆。光绪驾崩,溥仪继任继续筹办此事,向京师图书馆筹委会派发了200两白银作为首批办公费用,并调拨了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藏于馆内。清朝统治结束后,筹办图书馆的事情又落到了民国教育部身上。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吩咐社会教育司负责《四库全书》迁移,这个部门主要负责人就是鲁迅先生——周树人。1913年10月29日,周树人奉命同京师图书馆馆员王懋鏊一起赴热河,将收藏在避暑山庄的《四库全书》按照目录检查装箱封锁,等待迁京。京师图书馆尚无馆舍,临时从什刹海北岸的广化寺借了几间殿堂,作为收藏《四库全书》库房。1928年5月,北京改称北平。此后,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址选定在北海西岸。为了纪念文津阁《四库全书》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入藏,馆方致函北平市公安局,将馆舍门前大街定名为“文津街”。

在北海大桥远远望去,水天相接、

过了王府井,离天安门越来越近,心情也越来越激动。南池子大街红墙黄瓦格外亮眼,在午后的阳光照射下显得斑驳而宁静。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与天安门难解难分的历史渊源,这条百年长街,阅尽了天安门前的风云变幻,见证了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快到天安门城楼的时候,我放慢了骑行的节奏。远远望去,那迎风飘展的中国红烙印在心中。到达离金水桥一栏之遥的地方,天安门城楼映入眼帘。向南看去,人民英雄纪念碑矗立在天安门广场,远观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心中对祖国充满无限敬意,也为身为中国人感到无比自豪。本想停下拍几张照片,可因为现场需要维持秩序,所以只能一边慢慢骑一边慢慢欣赏着沿途的大好风光。过了天安门前,“浮”在水面的半椭圆形国家大剧院像是开启了梦幻之门,水天相接,圆润流畅。酷似“蛋壳”的外表,连接内外部,承接过去与未来……

从府右街向北沿着古城墙至文津街,文化气息浓厚。它是老舍笔下“北京最美的街”,也曾记载了鲁迅的一段